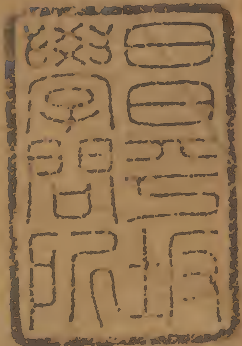


# 冊府元龜

二百九十二之四

八十八



漢書門類			
三〇〇	一〇二	五三六	五三四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三六五	三〇	五三四	漢書
函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345	
冊數	300	(88)	
函號	365	6	





册府元龜

漢章文庫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宗室部 三十三

禮士

書曰位不期驕傳稱寵而能降者鮮矣蓋夫承榮天  
緒長於宮闈馱馱輕煖宴安富賢非明誠異稟卓爾  
不群者其孰能折節下士流譽於方來者哉自姬文  
好賢逮兩漢而下或優禮髦彥降志通逸置之於幕

册府元龜

宗室部

卷之三十九十二

一



府侍之以師友資以遺餉厚其供擬詢之政務接其  
游宴乃至列邸圖像以極於欽崇講學論文以申於  
博約原其尊賢好士之意其於進德隆道不亦多乎  
哉詩云彼交匪敖萬福來求又曰宗子維城懷德維  
寧是之謂矣

周公旦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  
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  
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漢楚元王交少時嘗與穰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  
伯既至楚以穰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王敬禮申公

等穰生不耆酒

耆讀曰嗜

王每置酒嘗為穰生設醴

龔舍楚人也好學明經楚王入廟聞舍高名聘舍嘗  
侍

梁孝王武賚盛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從孝王游  
焦延壽字贛梁人也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梁王  
其其資用令極意學

後漢趙節王栩光武叔父趙王良之子聞樓望少習  
嚴氏春秋有稱鄉閭遣使齋玉帛請以為師望不受  
東平王蒼聞吳良名辟之署為西曹蒼甚相敬愛之  
北海王睦光武兄齊武王續孫中興初禁網尚濶而



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

魏陳思王植初封臨菑侯時邯鄲淳博學有才章太祖召見甚敬異之植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

白馬王彪雅好文學相賈洪善能談戲彪嘗師宗之過於三卿

沛穆王林初封樵王黃初中隗禧爲王郎中王宿聞其儒者嘗虚心從學禧亦敬恭以授王繇是大得賜遺

晉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陸機在雒感全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

河間王顥武帝時平吳徐聳爲顥相聳清虛無欲進退以禮在吳歷清官顥素聞聳名厚敬禮之

東海王越討汲桑命荀晞爲前鋒晞破汲桑定鄴而還越以晞復其讐耻甚德之引升堂結爲兄弟

江統陳留人司徒左長史東海王越爲兗州牧以統爲別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



不統舉高平郗鑒爲賢良陳留阮脩爲直言濟北程收爲方正時以爲知人

王承字安期東海王越鎮許以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勅其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在府數年見朝政漸替辭以母老求出越不許

譙王承爲湘州刺史長沙人虞悝與弟望並有士操承臨州知其名檄悝爲長史未到遭母喪會王敦作逆承往弔悝因留與語曰吾前被詔遣鎮此州正以

王敦專擅防其爲禍今敦果爲逆謀吾受任一方欲率所領馳赴朝廷而衆少糧乏且始到貴州恩信未著卿兄弟南夏之勦雋而智勇遠聞古人墨經卽戎况今鯨鯢塞路王室危急安得遂罔極之情忘忠義之節乎如今起事將士器械可以濟不悝望對曰王敦居分陝之任一且構逆圖危社稷此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忿疾大王不以猥劣枉駕訪及悝兄弟並受國恩敢不自奮今天朝中興人思晉德大王以宗子之親奉信順而誅有罪孰不荷戈致命但鄙州荒弊糧糈空竭舟艦寡少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專檄



四方其勢必分然後圖之事可捷也承以爲然乃命  
惺爲長史望爲司馬  
司馬楚之東武侯熈八世孫也楚之年十七值劉裕  
誅夷司馬戚屬楚之乃亡於汝潁之間楚之少英  
氣能折節待士馬順明道恭等所在聚黨及劉裕自  
立楚之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嘗萬餘人劉  
裕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圖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  
夜詐疾知楚之必自來因欲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  
賫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  
之曰將軍爲裕所忌憚原不輕率以保全爲先楚之

嘆曰若如來言雖有所防恐有所失謙遂委身以事  
之其推誠信物得士之心皆此類也

宋臨川王道規爲征西將軍王敬弘爲諮議參軍時  
府主簿宗協亦有志趣道規竝以事外相期嘗共酣  
飲致醉敬弘因醉失禮爲外司所白道規更引還重  
申初讌

道規子義慶嗣爵臨川王招聚文學之士遠近必至  
大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爲衛軍諮議參  
軍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昭等並爲辭章義  
慶引爲佐史國臣太祖與義慶書嘗加意斟酌



彭城王義康爲司徒錄尚書事府門每日嘗有數百  
乘車雖復位卑人微皆被引接  
衡陽王義季爲衡州宗炳高尚有志操義季親至炳  
室與之歡讌命爲諮議不起  
戴顓字仲若性高尚居于吳議季鎮口長史張郡與  
顓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  
顓憇于此間義季亟從之遊顓服其野服不改嘗度  
劉凝之隱居不仕時荊州年飢義季慮凝之餒餉錢  
十萬江夏王義恭出鎮盱眙平原人劉懷珍爲本州  
主簿義恭道遇懷珍以應對見重取爲驃騎長

始興王濬爲揚州雖日親覽州事一以委沈璞太祖  
從容謂濬曰沈璞奉時以織芥之失居家有孝友之  
稱學優才瞻文義可觀而沈深守靜不求名譽甚佳  
汝且應委之以事乃宜引與語對濬旣素加賞遇又  
敬奉此旨璞嘗作舊宮賦久而未畢濬與璞踞曰卿  
嘗有述舊宮賦何其淹邪想行就耳璞因事陳答辭  
義可親濬重教日向聊相敦問還曰斐然遂兼紙翰  
昔曹植有言下筆成章良謂逸才吾遠慙楚元門盈  
申白之賓近愧梁孝庭列救馬之客薄因末牘以代  
一面



建平王景素爲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以劉璉爲征北主簿深見禮遇又以何昌寓爲府主簿以風素見重景素好文章書籍招集才義之士傾身禮接以收名譽由是朝野翕然莫不屬意焉

南齊豫章王嶷爲中書監司空時陸慧曉爲武陵王暉征虜功曹廬江何點薦慧曉于嶷補司空掾加以恩禮

劉繪爲豫章王驃騎主簿繪聰警有文義善隸書數被賞召進對華敏僚吏之中見遇莫及

瑯邪王詡爲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不

能應嗣陳蕃然閣下自有二驥也

何點永明元年徵中書郎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不能屈非吾所詣遺點稽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

穎川庾銑善屬文見賞於豫章王弘至大司馬記室參軍

劉虬字靈預南陽人宋太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斷穀餌木及胡麻建元初豫章王爲荊州牧辟虬爲別駕與同郡宗測司空庾易並遺書禮請虬等各脩牋荅而不應辟命永明三



年刺史盧林王子卿表虬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  
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爲通直郎不就  
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虬荅曰虬四節卧病三時營  
灌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  
召宏施虬進不研幾入玄無洙泗稷館之辨退不凝  
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節遠澤旣灑仁規先著謹收  
樵牧之嫌敬加軼蠹之義

庾易志性恬隱不交外物建元元年豫章王辟爲驃  
騎將軍不就臨川王映獨重易上表薦之餉麥百斛  
易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其解毛之衣馳騁  
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  
不受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測少  
靜退不樂人間豫章王復遺書請之辟爲參軍測荅  
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  
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髮已白豈容課虛  
責有恨魚慕鳥哉

杜栖吳郡錢塘人有志行能言刺史豫章王聞其名  
辟議曹從事仍轉西曹佐竟陵王子良數致禮接  
竟陵王子良以劉瓛儒學冠於當時子良親往脩謁



表為獻立館以揚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獻曰  
室美豈為人哉此華宇豈吾宅哉幸可詔作講堂猶  
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病子良遣從獻學者彭城劉  
繪順陽范縝將厨於獻宅營齋

王融為中書郎會魏軍動子良於東府募人板融寧  
朔將軍軍主融文辭辨捷尤善屬綴有所造作援筆  
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情分殊嘗

謝璟少與從叔眺俱知名子良開西邸招文學璟亦  
預焉子良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  
天下才士好學皆遊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為設

瓜飲及苾菓著之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  
撰錄時梁高祖與沈約謝眺王融蕭琛范雲任防陸  
倕等並遊焉號曰八友  
江革舉高第耽學不勅王聞其名引為西邸學士  
王瞻授太子舍人初為南海王友尋轉司徒竟陵王  
從事中郎王甚相賓禮

范縝為尚書殿中郎于時竟陵盛招賓客縝亦預焉  
沈約為黃門侍郎與蘭陵蕭琛瑯邪王融陳郡謝眺  
南鄉范雲樂安任防等皆遊焉當世號為得人  
范雲字彥龍建元初子良為會稽太守雲始隨王王



未之知也會遊秦望使人視刻石文時莫能識雲獨  
誦之王悅自是寵冠府朝王爲丹陽尹召爲主簿深  
相親任

王亮時爲桂陽王文學南郡王友宗史少勤學有局  
幹歷臨川王嘗侍驃騎參軍竟陵王集學士於西邸  
使工圖畫其像亮史亦預焉

晉安王子懋戍石頭以張率爲雲麾中記室王遷南  
兗州轉宣毅諮議參軍並兼記室王還都率除中書  
侍郎王爲荊州復以率爲宣惠諮議領江陵令府遷  
江州以諮議領記室出監豫章臨川郡率在府十年

恩禮甚篤

劉遵爲晉安王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甚見賓禮

隋王子隆以謝朓爲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數集  
僚友朓以才文尤被賞愛流連晤對不捨日夕

梁建平王宏禮賢接士

始興忠武王憺性勞謙嘗隆意接士與賓客連榻而  
坐時論稱之

安成王秀爲江州刺史將發王者求堅船以爲齋舫  
秀曰吾豈愛才而不愛士教所由以牢者給參佐下  
者載齋物旣而遭風齋舫遂破時諸王並不下士建



安安城二王允好人物以二方重士方之四豪及至  
州秀聞前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爲里司秀歎曰陶  
潛之德豈可不及後世耶日碎爲西曹掾秀遷荊州  
刺史進號安州將軍下車立學較招隱逸下教曰夫  
鶉火之禽不匿影於丹穴昭華之寶乍耀采於藍田  
是以江漢有濯潏之歌空谷著來思之詠弘風闡道  
靡不繇茲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  
河東郭麻並脫落風塵高蹈之士兩韓之孝友純深  
庾郭之形體枯槁或橡飯青羹惟日不足或葭牆芟  
席樂在其中昔伯武貞堅就仕河內史雲孤邵屈志

陳留豈曰塲苗實惟攻玉可加引碎並遣喻意旣同  
魏侯到禮之請庶無辟疆三緘之嘆

南平王偉初封建安王偉篤誠通恕超賢重士嘗如  
弗及由是四方遊士當世知名者莫不畢至齊世青  
溪宮改爲芳林苑天監初賜偉爲第偉又加穿築增  
植嘉樹珍果窮一時之彫麗每與賓客遊其中命從  
事中郎蕭子軌爲之記

何遜天監中起家奉朝請遷中衛建安王水曹行參  
軍兼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與遊宴及遷江州遜猶

掌書記



鄱陽王恢爲益州刺史以羅研爲別駕其後西昌嗣王範將西恢謂曰吾昔在蜀每事委羅研汝遵而勿失範至復以爲別駕升堂拜母蜀人榮之

廬陵王續爲荊州刺史以天門太守歐陽頎伐蠻左有功績深嘉之引爲賓客

邵陵王綸出爲江州刺史以太史叔明少善莊老兼治孝經禮記攜叔明之鎮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授江外人士皆傳其學

孫瑒少儻好謀略博涉經史爲邵陵王水曹中兵參軍時王出鎮郢州畫室隨府甚被賞遇

皇侃爲國子助教丁母憂解職還鄉里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

武陵王紀出鎮江州時江革爲都官尚書紀乃曰我得江革文華清平豈能一日忘之當與其同飽乃表革同行除明威將軍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

衡陽王元簡爲會稽太守時何胤居秦望山元簡甚加禮敬及元簡去郡入山與胤別送至都賜埭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遊路斷自非降貴山藪豈容復望城邑此埭之遊於今絕矣執手涕零

臨城公大連出牧東陽州張彰率所領客馬始爲防



間後爲中兵參軍禮遇甚厚

陳永陽王伯智爲吳郡太守本郡陸慶少好學通通五經天嘉初徵爲通直散騎侍郎不就伯智聞其名欲與相見慶固辭以疾時宗人陸榮爲郡五官慶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穿壁以觀之王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真何以尚茲

鄱陽王伯山爲江州刺史時徐伯陽爲新安王記室伯陽嘗奉使造焉王率府僚與伯陽登正嶺置要酒酣命筆賦劇韻二十伯陽與祖孫登前城上賜以奴婢雜物

始興郡王伯茂謙恭下士

建安王叔卿以虞寄爲東中郎諮議寄辭以疾不任旦夕王於是特令停王府公事其有疑議就以決之但朔望牋脩而已

後魏衛王儀初封平原公先是上谷侯岌張袞代郡許謙等有名于時初來入軍聞儀待士先就儀並禮之共談當世之務謙等三人曰平原公有大才百世之略吾等宜附其尾

江陽王繼次子羅字仲綱爲青州刺史羅兄父當朝專政羅望傾四海於時才名之士王元景邢子才李



獎等咸為其賓客從遊青土

義陽王子孝愛士縉紳歸之賓客嘗滿終日無倦

京兆王愉好文章頗著詩賦時才人宋世景李神雋

祖榮邢晏王道業張始等共申嘉宴招四方儒學賓

客嚴懷貞等數十人館而禮之所得穀帛率多散施

任城王澄以高徽聰敏有氣幹深所知賞

杜弼中山曲陽人任城王澄為定州牧長史甄琛簡

試諸生而弼義解閑明應荅如響琛所歎伏澄聞而

召問深相差賞許以王佐之才澄還雖稱之於朝高

陽王等更相招命

崔接放邁自高不拘嘗簡為中書博士樂陵內史雅

為澄所禮待及澄為定州刺史接了無人敬王忻然

容下之

張普惠為澄所知及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曰不喜

君得諫議惟喜諫議得君

北海王詳為司徒以前光州刺史崔挺為府司馬後

詳攝選眾人競稱考第以求遷叙挺獨無言詳大相

稱歎自挺為司馬詳未嘗呼名嘗稱為崔光州以示

優禮

平原王獻雅有志業娶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鑒女路



孫冀相聞李彪名而詣之脩師友之禮稱之於郡舉孝廉至京師館而受業焉

清河王懌以韓子熙少自脩整頗有學識引爲常侍母亡居喪有禮子熙爲懌所眷遇遂闕位待其畢喪後復引用又以劉懋性沉雅厚重尤禮重懋令諸子師之

辛纂爲太尉騎兵三軍每爲懌所賞及欲定考懌曰幸騎兵有學有才爲上第轉越騎較尉

廣陽王淵以拔勝因父遇害與弟俱奔于淵勝便弓馬有武幹淵厚待之表爲強弩將軍充帳內軍主

中山王英平義陽獲馮亮亮南陽人博覽諸書又篤好佛理英素聞其名以禮待接亮至雒隱居嵩山感英之德以時展覲及英亡亮奔赴盡其哀慟

彭城王勰以鹿愈好兵書陰陽釋氏之學召爲館客宋世景遷勰府法曹參軍勰愛其才學雅相器敬

東陽王榮爲瓜州刺史州人令狐整字延保幼聰敏沉深有識量學藝騎射竝爲河右所推榮辟爲主簿加盪寇將軍整進趣詳雅對揚辨暢謁見之際州府傾日榮器整德望嘗謂僚屬曰令狐保延西州令望方成重器豈州郡之職所可繫維但一日千里必基



武步寡人當委以庶務畫諾而已

北齊襄城王洸弱年有器望齊氏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群少鷹犬少年唯襄城廣寧蘭陵廣寧等頗引文藝清識之士當時以此稱之

趙郡王琛出鎮定州聞馮偉節聰敏無所不通以禮迎接命書至三縣令親至其門猶辭疾不起王將命駕致請佐史前後星馳報之縣令又自爲其整冠履不得已而出王下廳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留之賓館甚見禮重王將舉克秀才固辭不就歲餘請還王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遣贈遺甚厚一無所納

唯受時服而已

後周齊王憲引樊叔略爲園苑監時憲素有吞關東之志叔略因事數進兵謀憲甚奇之

賀若弼少慷慨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漢書記有重名於當世憲聞而敬之引爲記室

冀王通楊注爲侍讀王甚重之每日楊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稷生也

隋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河東人柳靖自廣德守退居鄉里閉門自守時論方之王烈前後總管到官皆親至靖家問疾遂以爲故事秦王俊



臨州賚以几杖並致衣物靖唯受几杖餘竝固辭其  
爲當時所重如此

齊王暕初封豫章王時崔贖爲河南豫章二王侍讀  
每更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爲晉王轉書記室參  
軍自此去豫章王重之不已遺贖書曰昔漢氏西京  
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枚  
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竊恠之何乃脫略官策  
棲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  
足下博聞強記鈎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陟蒙山  
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

先築郭隗之宮嘗置稷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  
山河地方二百里平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  
啓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  
履歌山桂之偃塞賦池竹之檀欒其崇貴也如彼其  
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  
祖才謝天人多慙子建書不盡意寧候繁辭贖答曰  
一昨伏奉教書榮賜非嘗心靈自失若乃理高象繫  
管輅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詳至於五色  
相宣八音繁會鳳鳴不足爲諭龍章莫之能比吳札  
之論周頌詎盡揄揚郢客之奏陽春誰堪赴節伏惟



令王殿下稟潤天潢承輝日觀雅道貴於東平文藝  
 高於北海漢則馬遷蕭望晉則裴楷張華鷄樹騰聲  
 鷄池播美望我清塵悠然路絕祖濬祖濬  
贖字燕南賚客  
 河朔墮遊本無意於希顏豈有心於慕蘭未嘗聚螢  
 映雪懸頭刺服讀論唯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况復  
 桑榆漸暮藜藿屢空舉燭無成穿楊盡棄但以燕求  
 馬骨薛養鷄鳴謬齒鴻儀虛班驥阜挾太山以超海  
 比報德而非難堙篋畚以爲池匹酬恩而反易忽屬  
 周桐錫瑞唐水承家門有將相樹宜桃李真龍將下  
 誰好有名濫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慈音抑揚損上益

于江海所以稱王丘陵爲之不讓曹植儻豫聞高論  
 則不損令名楊脩若竊在下風亦詎虧淳德無任荷  
 戴之至謹奉啓以聞豫章王得書賚米五十石并衣  
 服錢帛

王貞字孝逸梁郡人善屬文不事產業齊王暕鎮江  
 都聞貞名以書召之曰夫山藏美玉光炤廊廡之間  
 地蘊神劒氣凌星漢之表是知毛遂脫穎義感平原  
 孫慧文詞來于東海顧循寡薄有懷髦彥籍甚清風  
 爲日久矣未獲被覲良深佇遲比天高流火早應涼  
 颺陵雲仙掌方承清露想攝衛攸宜與時休適前園



後圃從容丘壑之情左琴右書蕭散煙霞之外茂陵  
 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辭榮先有歸來之作優遊  
 儒雅何樂如之余屬當藩屏宣條楊越坐堂聽訟事  
 絕詠譎拔桂擢詞眷言高遁至於揚旌北渚飛蓋西  
 園託乘乏應劉置醴闕申稷背淮之賓徒聞其語趨  
 燕之客罕值其人卿道冠鷹揚聲高鳳舉儒墨泉海  
 詞章苑圃棲遲衡泌懷寶迷邦洵茲獨善良以於邑  
 今遣行人具宣徃意側望起予甚於饑渴想便輕舉  
 副此虛心無信投石之談虛慕鑿坏之逸書不盡言  
 更慙詞費及貞至王以客禮待之朝夕遣問安不又

索文集貞啓謝曰屬賀德仁宣教須少來所有拙文  
 昔公且之才藝能事鬼神夫子之文章性與天道雅  
 志傳於游夏餘波鼓於屈宋雕龍之跡具在風騷而  
 前賢後聖代相師祖賞逐時移出門分路變清音於  
 正始體高致於元康咸言坐握虵珠誰許獨爲麟角  
 孝逸生於戰爭之季長於風塵之世學無半言才不  
 逮人徃屬休明寸陰已誤雖君可封之屋每懷貧賤  
 之耻適鄢郢而迷途入邯鄲而失步歸來反覆心反  
 遂寒豈謂橫議過實虛塵馥覽枉高車以載駸費明  
 珠以彈雀遂得暴糧三月重高門之餘地背淮千里



望章臺之後塵與懸黎而並肆將駭驥而同終早朝  
擊缶匪黃鍾之所諧日暮却行何前人之能及碩想  
平生觸塗多慰但以積年沉痾遺忘日久拙思所存  
纔成二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見學仙之遠窺而不覩  
始知遊聖之難咫尺天人周章不暇怖甚真龍之降  
慙過白豕之歸伏紙陳情形神悚越齊王覽所上集  
善之賜良馬四匹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馬二  
匹未幾以疾甚還鄉里終于家

楊子崇高祖族弟子愛賢好士

蔡王智積爲同州刺史在州未嘗嬉戲遊獵聽政之  
暇端然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尚儀山東儒士  
府佐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座

唐鄧王元裕高祖子元裕好學善談明理與典籤盧  
炤隣爲布衣之交及薨炤隣爲千字詩以傷之

霍王元軌時定州新樂人郎餘令爲府參軍數上詞  
賦元軌深禮之先是餘令從父知年爲霍王友亦見  
推仰元軌謂人曰郎氏兩賢人之望也相次入府不  
竟培塿而松栢成林

濮王泰太宗子太宗特令秦府中別置文學館任自  
引召學士官給酒饌泰於是奏引著作郎蕭德言祕



書郎顧恂尚記室參軍薛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就府撰括地志五百五十卷奏上之

岐王範雅愛文章之士無賤貴盡以禮接時閭朝隱

劉延琦張諤鄭繇皆以文詞友善飲酒賦詩更唱迭

和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宗室部

薦賢 儉約 抑損 好尚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宗室部

薦賢 儉約 抑損 好尚

薦賢

夫樂善好賢戚藩之

乃能察椽屬之才矣論士類之行義隱淪胥洎仄陋

咸達或形慰薦之疏或應舉知之詔或白之於清宴



或升之於有司莫不任官縻爵飛聲騰實上以增多士彬彬之盛下以隆公族振振之德又何况知人之為哲薦賢之為賢者哉

漢東平王蒼上疏薦吳良曰臣聞為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蕙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又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臣蒼榮寵絕矣憂責深大私慕公叔同井之義懼于臧文竊位之罪敢乘愚瞽犯冒嚴禁顯宗以示公卿口前以事見良鬚髮皓然衣冠甚偉夫薦賢助國宰

相之職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今以良為議郎蒼又上書表薦名士左馮翊桓虞虛已禮下與參政事

晉成都王穎表論興義功臣盧志和演董洪王彥趙驥等五人皆封開國公侯

宋臨川王義慶出為荊州刺史元嘉十二年普使內外群官舉士義慶上表曰詔書疇咨羣司延及連牧求賢仄陋拔善幽遐伏惟陛下惠哲光宣經緯明遠望階藻曜風猷具昇而猶詢衢室之令典遵明臺之獻訓降流慮於管庫紆聖恩於板築故以道邈往載





德高前王臣敢竭虛閣祇承明旨伏見前臨淄令折野庾實秉直履約愛敬淳深昔在母憂毀瘠過禮今罹火疚泣每有聞行成閨庭孝著隣黨足以敦化率民齊教軌俗前徵奉朝請武陵龔祈恬和平昔貞潔純素潛居研志耽情墳籍亦足鎮息頽競獎勗浮動處士南郡師覺授才學明敏操介清脩業均井渫志固氷霜臣往年辟爲州祭酒未抒其慮若朝命遠暨玉帛遐臻異人間出何遠之有

江夏王義恭元嘉九年帝詔百官舉才義恭上表曰臣聞雲和備樂則繁會克諧驛驥駟服則致遠斯効陛下順黃大化文明在躬玉衡旣正泰階載一而猶發慮英髦垂情仄陋幽眷空同顯著揚歷是以潛虬聳鱗佇利見之期翔鳳弭翼應來儀之感竊見南陽宗炳操履閑遠思業貞純砥節丘園息賓盛世貧約而苦內無改情軒冕屢招確爾不拔若以蒲帛之聘感以大倫之美庶投竿釋褐翻然來儀必能毗燮九官宣贊百揆尚書金部郎臣徐森之臣府中直兵參軍事臣王天寶並局力允濟忠盡款誠往年逆臣叛逸華陽夫守森之全境寧民績章危棘前者經略伊瀝元戎喪旅天寶北勤河朔東據營兵勲勇旣昭心



事兼竭雖經褒叙未盡才且並可授以邊藩展其志  
力交征遼邈累喪藩將政刑每闕撫蒞惟艱南中曼  
遠風謠迥隔蠻僚狡竊邊氓荼毒寔須練寔以綏其  
艱謂森之可交州刺史天寶可寧州刺史庶足威懷  
荒表肅清遐服昔魏戍之賢切存薦士趙武之明事  
彰管庫臣識愧前良理謝先哲率舉所知仰酬採訪  
退懼瞽言無足甄獎

長沙王義欣上言所統威遠將軍北譙梁二郡大守  
關中侯中季曆自奉職邦畿于茲五年信惠並宣威  
化兼著外清暴亂內輯民黎役賦均平閭井齊肅綏

穰初附招攜荒遠郊境之外仰澤懷風爵賞之授績  
能是顯宜陞階秩以崇獎勸進號寧朔將軍

南齊竟陵王子良武帝子武帝詔舉士子良薦王思  
遠及吳郡顧嵩之陳郡殷獻

始安王遙光爲揚州刺史明帝建武初有詔舉士遙  
光表薦王暕王僧儒曰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求遠方  
之䟽壤取類導川伏惟陛下道隱旒纁信克符璽白  
駒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關  
下委裘河上非取制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而五聲  
倦響九工是詢寢議廟堂借聽與皂臣位任隆重義



兼家邦實欲名實不違徼倖路絕勢門上品猶當格  
以清談英俊下寮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秘書丞琅琊  
王暕年二十七業重光海內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  
和叔寶理遺之談彥輔名教之樂故以暉暉先達領  
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達室  
邇人曠物踈道親養素丘園台階虛位庠序公朝萬  
夫傾望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前晉安郡  
侯官令東海王僧儒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怡敏  
旣筆耕爲養亦傭書成學乃炤管映雪編蒲緝柳先  
言任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

掌可述豈直鼯鼠有必對之辨竹書無落簡之謬陳  
坐鎮雅俗引益已多僧儒訪對不休質疑斯在並東  
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帝  
乃以暕爲騎從事中郎僧儒爲尚書儀曹郎曲江公  
遙欣與始安王遙光等參預政事凡所談薦皆得其  
人繇是朝野輻湊軒蓋盈門

後魏高陽王雍宣武正始中詔百官各舉所知雍以  
田曹參軍卒辛少雍爲舉首遷給事中侍郎

清河王懌舉李平行臺士兵郎楊固除部兵校尉領  
汝南王悅郎中令尋加寧遠將軍時悅年少行多不



法屑近小人固上疏切諫弄面陳往代諸王賢愚之分以感動悅悅甚敬憚之惴大悅以爲舉得其人臨淮王或爲僕射表薦涿郡人祖鴻勳有文學宜試以一官勅除奉朝請人謂之曰臨淮舉卿便以得調竟不相謝恐非其義鴻勳曰爲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勳何事從而謝之或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

彭城王勰宣武初爲司徒成淹爲羽林監領主客知左右二都水事勰口先帝奉本有成旨淹有歸國之誠兼歷官署稱宜加優陟高祖頽命詔猶在耳乃相聞選曹加淹右軍領左右都水仍主客令復授驍騎

將軍加輔國將軍都水主客如故勰又每稱尚書祠部郎宋世景精幹尚書僕射才也

汝南王悅宣武時詔四門博士董徽教授徵自安州刺史入爲司農少卿光祿大夫徵出州入卿匪唯學業所致亦繇悅以其師資之義爲啓請焉  
任城王澄臨薨啓諫議大夫張普惠爲尚書右丞靈太后旣深悼覽啓從之

北齊任城王湝爲定州刺史嘗語李德林云竊聞蔽賢蒙顯戮久令君沉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見尤亦惧明靈所譴於是舉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



不得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爲棟梁之用至於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彫虫小枝殆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世俊又盈朝然脩大廈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文舉薦禰衡表云洪水橫流帝思俾乂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謂擬宇宙非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

後唐雍王重美爲河南尹時馬裔孫爲禮部侍郎翰林學士清泰中藩邸舊臣韓昭裔房暉爲樞使劉延朗李專美爲宣徽使河南尹雍王重美不平之密奏曰馬裔孫者只令視草恐未得宜帝然之故令掌貢

舉彞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儉約

傳曰儉德之恭書曰祿不期侈皆先儒之丕訓方策之深戒也乃有體自玄極列於戚藩承慶靈之錫羨處富貴之極勢而能躬履素行志脩廉節循守法度靡尚華麗居官以清白處躬以簡儉去泰室慾慎終如始斯固秉上智之質爲宗室之範者焉

後漢東海恭王疆光武子也疆深執儉謙及薨帝不欲厚葬以適其意詔曰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斂形茅車瓦器物減於制以彰



王卓爾獨行之志

東海項王肅疆之子也性謙儉循恭王法度

魏陳思王植武帝子也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

不尚華麗植之薨也遺令薄葬

中山恭王袞武帝子也黃初七年徙封濮陽太守和

二年就國尚約儉教勅妃妾紡績織紵習爲家人之

事

晉高密文獻王泰宣帝弟也泰武帝時錄尚書事性

廉靜不近聲色雖爲宰輔食大國之服飭肴膳如布

衣寒士

譙王承宣帝孫也元帝大興初爲輔國將軍領左軍

將軍居官儉約家無別室及爲相州刺史湘土荒殘

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乘蓐茭車而傾心綏撫甚有

能名

宋臨川烈武王道規高祖少弟也道規無子以長沙

景王第二子義慶爲嗣義慶性謙虛素寡嗜慾受任

歷藩無浮滯之過爲荊州刺史始至及去鎮迎送物

竝不受

衡陽王義季武帝子也爲荊州刺史先是臨川王義

慶在任巴蜀亂擾師旅應接府庫空虛義季躬行節



儉蓄財省用數年間還復充實徵爲都督南徐兗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登舟之日帷帳罷服諸隨刺史者悉留之荊州以爲美談

建平王景素文帝孫也性甚儉素爲荊州時州有高齊刻楹柏構景素竟不處朝廷頗賜以甲第辭而不當而官所遺珍玩塵於笥篋食嘗不遇一肉罷用瓦素時有獻鏤玉器景素頌主簿何昌寓曰我持安所用哉乃謝而反之

南齊始興王鑑高帝子也爲益州刺史於州園地得古冢無復棺但有古柳銅器十餘種并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爲蚕蛇形者數十計又以朱沙爲阜水銀爲沼左右咸勸取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嘗不同乃遣功曹何仲爲之起墳諸寶物一不得犯性甚清在蜀積年未嘗有所盈造資用一歲不滿三萬王儉嘗歎云始興王雖尊貴而行履都是素士

梁鄱陽王恢大祖子也時有進筒中者恢以奇貨異服卽命焚之

南康簡王績高祖子也寡玩好少嗜慾居無僕妾躬



事約儉所有租稅悉寄天府及薨後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

長沙王懃子藻爲益州刺史初鄧元起之在蜀也崇於聚歛財貨山積金玉珍帛爲一室名爲內藏綺縠錦羅爲一室號曰外府藻以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不有私焉及還朝輕裝就路

始興王憺子畢嘗乘折角牛穀木屐被服比於儒者名盛海內爲宗室推重

後魏任城王曇景穰子也庶謹自脩及薨令薄葬廣陵王衍景穰孫也衍性清慎所在庶潔又不營產

業亡日無歛屍具

京兆王魯孫琮爲太尉錄尚書事性清儉不營產業身化之日家無餘財

彭城王勰獻文子也清正儉素門無私謁

北齊彭城景思王浹高祖子也自定州刺史徵爲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翁數百人相率具饌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令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疏薄攸重其意爲食一口

蘭陵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芒山之捷武



成賞其功命賈護爲買妾二十人惟受其一有千金  
責券臨死日盡燔之

後周代曩王達文帝子也雅好節儉食無無膳侍姬  
不過數人皆衣綈衣又不營資產國無儲積左右嘗  
以爲言達從容應之曰君子憂道不憂貧何須如此  
隋蔡王智積高祖弟愨之子也初爲開府時延侍讀  
府佐於座所設唯餅果酒饈三酌家有妓女唯年節  
嘉慶奏於太妃之前其簡如此

唐鄭王元懿曾孫也勉爲太子太師率性素淡清蕪  
簡易爲宗臣之表二字續的皆廉介有節

穎王璠玄宗第十三子也爲蜀郡大都督璠性儉率  
將渡綿州江登舟見以綵緣蓆爲籍者顧曰此可以  
爲寢處柰何踐之命撤去之

嗣吳王巖建中貞元間爲道虔滁等州刺史入拜宗  
正卿歷官清白居處衣服不免風雨寒暑及卒家無  
升儲公卿以下率斂以贖凶

晉韓王暉爲曹州防禦使廉愛恤下不營財利不好  
妓樂部人安之

抑損

古者建國之制名山大澤不以封周室列爵惟五分



土為三使上下相維其疆易制也漢興之初海內甫定鑒妣周夾輔之效徵亡秦孤立之失而子弟寡少並建不足大封同姓以鎮天下或夸州兼郡連城數下然而矯枉之道亦云過矣是以有莫大之患逆辭之萌小者驕佚越法大者倔強放命觸罪絕國勢使之然故賈誼之論晁錯之議主父之策咸以救一時之弊自是之後寢以微弱當塗而下或以既遠降其爵或以法制損其勢而強弱之道始終可究得失之理於是存焉

漢高祖時諸侯皆賦

國所出有皆入于王也

得自除內史以下

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三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違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武帝時主父偃說帝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藩亂急則助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制割削則逆節萌起萌謂事之所生如草木之萌芽也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



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帝從其計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

初文帝未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晁錯之計削吳楚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折自比以來齊為七謂齊城陽濟北濟南淄川膠西膠東也趙分為六謂趙平原真定中山廣川河間也梁分為五謂梁濟川濟東山陽濟陰也淮南分為三謂淮南衡山廬江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長沙之南更置郡燕代以北更置綠邊郡其所有饒利兵馬器械二國皆失之也景帝遭七國之變抑損諸侯滅黜其官謂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悉尉少府宗正博士損大夫謁者諸官長丞宜等也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人道上古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左官猶言左道也

皆僻左不正也漢時依上古法朝政之列以右為尊故謂降秩為左遷仕諸侯為官也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歧事

衡山王賜所為不法有司請逮治武帝不許為置吏

二百石以上

漢儀注吏四百石已下自除國中令以王之惡天下皆為置

後漢光武建武十三年二月詔曰長沙王興真定王

得河間王邵中山王茂皆襲爵為王不應經義

以其表屬

既疏不當襲爵為王

其以興為臨湘侯

臨湘縣今潭州長沙縣

得為真定

侯邵為樂成侯

樂成縣故城今在羸州樂府縣北

茂為單父侯

今宋州縣

其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丁巳降趙

王良為趙公太原王章為齊公魯王興為魯公

一云建武



十五年大將軍朱佑朝京師奏古者人呂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侯爲公帝卽施行

魏文帝黃初五年詔曰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侯王皆爲縣王時法制待藩國旣峻迫寮屬皆價豎不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

陳思王植初封東阿王時大發士息及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寔喜若時

雨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受官必已之所以授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爲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爲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葬改死毋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已惧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爲汝唱汝爲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齊相此臣之信君也臣初授



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屏翰皇家爲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况皆復耄耄罷洩乎而名爲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爲三軍益損不復賴此外方不定必當湏辨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徇國難何但習小業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懸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

惟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卧在床蓆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疣盲聾瞶者二十三人惟正湏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爲可使耘耰穢草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亂則衆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許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皎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畫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並復見送瞻若晝晦悵然失圖伏以爲陛下旣爵臣百



察之右居藩國之任爲置卿士屋名爲宮冢名爲陵  
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柏成欣於野畊子  
仲樂於灌園蓬戶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簞瓢顏子  
之居也臣才不見效常用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  
臣悉還却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綬追伯成子  
仲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  
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  
伏度國朝終未嘗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繩維  
繫於祿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  
肆志逍遙於宇宙之外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

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思詔皆  
遂還之

宋孝武以南郡王義宣亂逆繇於強盛欲削王侯江  
夏王義恭希旨請省錄尚書上從之又與驃騎大將  
軍竟陵王誕奏陳貶損之格九條中外詳議於是有  
司奏九條之格猶有未盡更加附益凡二十四條大  
抵廳事不得南向施坐帳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  
公主妃傳令不得朱服輿不得搗鄣扇不得雉尾劍  
不得鹿盧形塑牝不得孔雀白氅夾轂隊不得絳襖  
平但乘馬不得過二疋胡伎不得綵衣舞伎正冬著



桂衣不得裝面諸妃子不得着緄帶信幡非臺省官  
悉用絳郡縣內史相及封內長官於其封君罷官則  
不復追敬不稱臣諸鎮嘗行車前不得過六隊刀不  
得銀銅飾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王之妃及  
封侯者夫人並行不得鹵簿諸王子繼體爲王者婚  
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車頭  
作露平形不得擬象龍舟詔可

後魏孝文太和六年春正月乙丑制諸遠屬非太祖  
子孫及異姓爲王皆降爲公公爲侯侯爲伯子男仍  
舊皆除將軍之號

唐高祖受禪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以威天下皇從  
弟及姪年始孩童者數十人皆封爲郡王太宗卽位  
因舉宗正屬籍問侍臣曰遍封宗子於天下便乎尚  
書右僕射封德彞對曰歷觀往古封王者今最爲多  
兩漢已降唯封帝子及親兄弟若宗室疏遠者非有  
大功如周之郇滕漢之賈澤並不得濫封所以別親  
疎也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旣降多給力役  
蓋以天下爲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太宗曰朕理天  
下本爲百姓非欲勞百姓以養已之親也於是宗室  
率以屬䟽降爲郡公唯有功者數十人封王



後唐末帝清泰元年皇子河南尹重美表前壽安令  
賈譚添民戶希別授官中書門下奏親王無薦士例  
帝曰有例亦不可况無例乎

好尚

禮曰天命之謂性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則知性  
有智愚習有善惡乃有荷茅土服膳之寄居藩屏夾  
輔之尊純懿內融清明外發冲虛自守味老氏之玄  
言空寂為心洞金仙之妙理嗜偏伍之向背窮韜略  
之幽微或求訪圖書或繕完器玩搜竒採異適意忘  
勞雖趨向不同同歸於善乃流濕就燥之義豈好冊

非素之僻也

漢陽城侯德少脩黃老術嘗持老子知足之計

廣川王去景帝孫也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

劍成慶荆軻也衛又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荆卿又成慶古之勇士事見淮南子去好之作

七尺五寸劍被服皆劾焉

後漢楚王喜黃老學浮屠齋戒祭祀

宋臨川王義慶受任歷藩無浮淫之過唯晚節奉養

沙門頗致費損

南齊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郡閣下有虞翻舊床

罷任還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



以克之子良好釋氏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  
集朝臣衆僧至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又招致名僧  
講語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  
衡陽王鈞居身清率言未及時會稽孔珪家起園列  
植桐柳多構山泉殆窮精趣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  
朱門遊紫闥詎得山人交邪答曰身處朱門而情遊  
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笑之吳郡張融清  
振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也唯雅重鈞謂從兄  
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風雲素韻彌足可懷  
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見賞如此

梁南平王偉文帝子齊世清溪宮改爲芳林苑天監  
初賜偉爲第偉又加穿築果木珍奇窮極雕靡有侔  
造化立遊客省寒暑得宜冬有籠爐夏設飲扇每與  
賓客遊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爲之記梁藩邸之  
盛無過焉偉晚年崇信佛理尤精玄學著二旨義別  
爲新通又制情性幾神等論義僧寵及周捨陰鈞陸  
倕並名精解而不能屈  
長沙嗣王業性敦篤所在留惠深信因果篤誠佛法  
高祖每嘉歎之  
後魏京兆王愉崇信佛道用度嘗至不接



京兆王太興嘗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  
 布施乞求病愈名口散生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  
 沙門言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食既盡唯有酒  
 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脚一隻食盡猶  
 言不飽及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太興  
 遂佛前乞願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即捨  
 王爵入道未幾便愈遂請為沙門表十餘乃見許時  
 孝文南討左軍詔皇太子於四月八日為之下髮施  
 帛二千疋既為沙門更名僧懿居嵩山  
 後周長樂侯浚年數歲便累石為營折草作旌旗布

置行伍皆有軍陣之勢及長好讀兵書

隋秦王俊仁恕慈愛崇敬佛道請為沙門不許

唐韓王元嘉少好學聚書至萬卷又搜採碑文古跡  
 得異本

舒王元名為石州刺史何二十年高潔賞玩林泉有  
 塵外之意

岐王範多聚書畫古跡為時所重





册府元龜

好尚

卷之三百九十三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宗室部 三十三

退讓 專政

退讓

易曰卑而不可踰書美群后德讓蓋讓之為德也其  
至矣哉矧乃聯華帝胄廁於藩戚而能識知退之理  
踐崇讓之言思害盈福謙之誠杜過制失軌之漸是



之謂令德也三代以上靡得而記漢室而下訖與隋唐乃有固守謙退不求聞達邈畏盛滿捨去權寵或稱疾以求奉祀或辭賞以懼公議或願寢殊禮以申素志或表讓兵政以授能者或退身以弭天變或推功以避封爵斯皆深達損益之理能守止足之訓蓋富而無驕寵而能降者素士之所難也矧於公族乎斯足以稱賢矣

漢楚元王孫辟疆武帝時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清靜少欲不肯仕

後漢順陽懷侯嘉光武族兄也建武三年從到雒陽從征伐拜爲千乘太守六年病上書乞骸骨徵詣京師

城陽王祉光武族兄春陵康侯敬之子也建武十一年祉疾病上城陽王璽綬願以列侯奉先祭祀帝自臨其疾

東海恭王疆光武子也建武二十年帝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宮殿設鍾簾之懸擬於乘輿疆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歎之

東平王蒼光武子也爲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永平



四年蒼以在朝裝載名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  
 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曰臣蒼疲駑特為陛下  
 慈恩覆護在家備教道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制書  
 褒美班之四海舉負薪之才負薪喻小子人并君子之罷凡  
 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簞竹器也圓曰簞方曰筭之惠况臣居宰  
 相之位同氣之親哉宜當暴骸骨為百僚先而愚頑  
 之質加以固病誠羞負乘辱汗輔將之位將被詩人  
 三百赤紱之刺赤紱大夫之服令方域晏然要荒無傲將遵  
 上德無為之時也文官猶可并省武職尤不宜建昔  
 象封有庠不任以政誠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前事

之不忘來事之師也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  
 公卿位者惟陛下審覽虞帝優養母弟遵承舊典終  
 卒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顧蒙哀憐帝  
 優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五年乃許還國而  
 不聽上將軍印綬章帝建初六年詔沛濟南東平中  
 山四王贊皆勿名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其  
 後諸王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閣乃下蒼以受恩過禮  
 情不自寧上疏辭曰臣聞貴有嘗尊賤有等威卑高  
 列序上下以理陛下至德廣施慈愛骨肉既賜奉朝  
 請咫尺天儀而親屈至尊降禮下臣每賜讌見輒興





席改容中宮親拜事過典故臣惶怖戰慄誠不自安  
每會見蹶踖無所措置此非所以章示群下安臣子  
也帝省奏歎息愈褒賞焉

晉齊獻王攸武帝子也帝詔曰諸藩王令自選國內  
長吏攸奏議曰昔聖王封建萬國以親諸侯軌迹相  
承莫之能改誠以君不世居則人心偷幸人無嘗主  
則風俗爲薄是以先帝深覽經遠之統思復先哲之  
軌分土畫疆建爵五等或以進德或以酬功伏惟陛  
下應期創業樹建親戚聽使藩國自除長吏而今草  
創制度初立雖庸蜀順軌吳猶未賓宜俟清泰乃議

復古之制書比三上輒報不許其後國相上長吏缺  
典書令請求差選攸下令曰忝受恩禮不稱惟憂至  
於官人叙才皆朝廷之事非國所宜裁也其令自上  
請之時王家人衣食皆出御府攸表租秩足以自供  
未絕之前後十餘上帝不許

會稽文孝王道子簡文子也孝武太元初拜散騎嘗  
侍中軍將軍進驃騎將軍後公卿奏道子親賢莫二  
宜正位司徒固讓不拜使錄尚書六條事尋加開府  
領司徒及謝安夢詔曰新喪哲輔華戎未一自非明  
賢懋德莫能綏御內外司徒瑯邪王道子體道自然



神識穎達寔當且奭之重宜揔二南之任可領揚州  
 刺史錄尚書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府文武一以  
 配驃騎府讓不受數年領徐州刺史太子太傅公卿  
 又奏宜進位丞相揚州牧假黃鉞羽葆鼓吹並讓不  
 受及恭帝為瑯琊王道子受封會稽國并宣城為五  
 萬九千戶安帝踐阼有司奏道子宜進位太傅揚州  
 牧中書監假黃鉞備殊禮固讓不拜又解徐州詔內  
 外衆事動靜諮之帝既冠道子稽首歸政王國寶始  
 揔國權勢傾朝廷王恭乃舉兵討之道子收國寶斬  
 之乃乞解中外都督錄尚書以謝方岳詔不許

武陵威王晞孝武帝子初穆帝時為太宰海西公太  
 和初加羽葆鼓吹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皆  
 固讓

宋臨川烈武王道規高祖少弟也為輔國將軍以義  
 勲遷使持節都督荆寧秦梁雍司州之河南六州軍  
 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道規辭南蠻以授殷叔  
 文

臨川王義慶道規子也元嘉中為丹陽尹加右僕射  
 會太白犯左執法義慶懼有災禍乞求外鎮文帝詔  
 譬之曰玄象茫昧既難可了且史家諸占各有異兵





星王時有所干犯乃桓玄當誅以此言之蓋無懼也  
鄭僕射亡後左執法當有變王光祿至今平安日蝕  
三朝天下之至忌晉孝武初有此異彼庸主耳猶竟  
無佗天道輔仁福善謂不足橫生憂懼也與後軍各  
受內外之任本以維城表裏經之盛衰此懷實有由  
來天必降災寧可千里逃避耶非達者之事又不知  
吉凶定所若在都則有不測去此必保利貞者豈敢  
苟違耶義慶因求解僕射乃許之加中書令進號前  
軍嘗侍尹如故

江夏文獻王義恭武帝子也武帝即位授持節都督

揚州南徐二州諸軍事孝建元年十一月遷鎮京口  
二年春督東南兗二州徵爲揚州刺史加入朝不趨  
贊拜不名劍履上殿義恭固辭殊禮又解持節都督  
南譙王義宣武帝子也文帝時爲中軍將軍揚州刺  
史值元凶弑立孝武入討義宣遣參軍徐遺寶率衆  
三千助爲前鋒孝武即位以義宣爲中書監都督揚  
豫二州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改封南郡王進謚義宣  
所生爲獻太妃封次子宜陽侯愷爲南譙王食邑千  
戶義宣固辭內任及愷王爵於是改授都督荆湘雍  
益梁寧南秦八州諸軍荆湖二州刺史持節侍中丞



相如故降愷爲宜陽縣主

南平穆王鑠文帝第四子也元嘉二十六年進號平西將軍讓不拜

始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明帝卽位爲揚州刺史時諸方逆命休仁督征討諸軍事中流平定休仁之力也乃增休仁邑四千戶固辭乃受千戶上流雖平薛安都據彭城招引後魏復都督北討諸軍事又增食邑三千戶不受

南齊豫章王彧太子第二子也武帝永明元年領太子太傅解中書監手啓帝曰陛下以獻孝纂業萬寓維新諸弟有序臣屢荷隆愛叨授台首不敢固辭俯仰祇寵心魂如失負重量力古今同規臣窮生如浮質操空素任居鼎石已移氣序自頃以來宿疾稍纏心慮恍惚表於容狀視此根體嘗恐命不勝恩加以星緯屢見災祥雖脩短有嘗能不耿介此心欲從俗啓解今職但歷辭爲鄙或貽物誚所以息意緘默一委時運而可復加寵榮增其顛墜且儲傳之重實非嘗選遂使太子見臣必束帶宮臣皆再拜二三之宜何以當此臣近亦侍言太子告意子良且因王儉申啓未知粗上聞否福慶方隆國祚永始若天假臣年



得預人伍唯當請隆貂璫以飾微軀永侍天顏以惟  
畢世此臣之願也服之不衷猶爲身災况寵爵乎殊  
榮厚恩必誓以命請帝荅曰事中恐不得從所陳三  
年文惠太子講孝經畢求解太傅不許皇孫婚竟又  
陳解詔曰公惟德惟行無所厝辭且魯且衛其誰與  
二方式範當時流聲史籍豈容屢秉撝謙以乖期寄  
疑嘗慮盛滿又因宴言求解揚州授竟陵王子良帝  
終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疑自以地位隆重深  
懷退讓比宅舊有園田之美乃盛脩理之七年啓求  
還第帝令世子庶代鎮東府疑進位太司馬八年給

阜輪車尋加中書監固辭

梁臨川靖惠王宏太祖第六子也宏有七子正義正  
德正則正立正表正信世子正仁爲吳興太守有治  
能天監十年卒謚曰哀世子無子高祖詔羅平侯正  
立爲世子由宏意也宏薨正立表讓正義爲嗣高祖  
嘉而許之封正立千戶侯正意先封平樂侯正德西  
豐侯正則樂山侯正立羅平侯正表封山侯正信封  
化侯

長沙元王弟藻文帝孫也武帝天監十年自南瑯琊  
太守入爲侍中藻性謙退不求聞達後出爲丹陽尹



太通六年入爲尚書左僕射加侍中藻固辭不就詔不許  
後魏武昌簡王平原道武子河南王暉之孫也平原  
有五子長子和爲沙門捨其子顯以爵讓其次弟鑒  
固辭詔許其身鑒終之後令顯襲爵鑒乃受之

京兆王繼道武曾孫南平王霄第二子也以藩王宿  
官舊貴孝文時歷內外顯任意遇已隆靈太后臨朝  
入居心膂兼處門下歷轉台司繼子又居權重榮赫  
一世繼頻表遜位乞以司徒授崔光詔遣侍中安豐  
王延明給事中黃門侍郎盧同敦勸繼又啓固讓轉

太保侍中如故加後部鼓以頻表陳辭不許又轉太  
傅侍中如故頻讓不許又遣敦使勸乃受之靈太后  
臨朝除特進驃騎將軍侍中領軍如故繼頻表固讓  
許之及門下八坐奏追論繼太和中慰諭高車安輯  
四鎮之勲增邑一千五百戶繼又上表陳讓詔聽減  
五百

城陽王壽景穰之子也壽子後爲吏部尚書加侍中  
征東將軍遷武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拜尚書左僕射  
轉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固辭不拜聽解侍中然後受  
詔後以從莊帝北巡之功除侍中太司馬太尉公邑



二萬戶徵表辭官封前後屢上又啓云河上之功將士之力求迴所加授諸勳義徵爲莊帝親侍內懼爾朱榮等故有此辭以防外議莊帝識其誠心聽其辭封不許讓官

彭城王勰肅文子也孝文時爲中書監侍中孝文南討漢陽假勰中軍太將軍加鼓吹一部勰以寵授煩煩乃面陳曰臣聞燕親疎而兩竝異同而建此旣成文於昔臣願誦之於後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豈但今古云殊遇否太異非徒曹植遠羨於臣是亦陛下賤魏文而不顧帝大笑執勰手曰二曹才名

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慙前烈汝但克已復禮更何多及又從孝文征沔北及車駕還京行飲至策勳之禮增邑一千戶勰辭曰臣受遇緣親榮枯事等以此獲賞深乖情願乞追成旨用息謗言詔以勰爲司徒太子太傅

高陽王雍獻文子也靈太后時鎮司州牧詔雍乘步挽出入掖門又以本官錄尚書事雍頰表辭遜優荅不許詔侍中敦諭廣陵王羽獻文子也領廷尉卿車駕南討命羽留守羽表辭廷尉不許



趙郡王幹獻文子也幹子諶為鴻臚少卿遷後將軍泗州刺史固辭不拜後以親例封上蔡縣開國公食四百戶讓而不受

後周齊王憲太祖第五子高祖時累有戰功自以威名日重潛思屏退及帝欲親征北蕃乃辭之以疾帝變色曰汝若憚行誰為吾使憲懼曰臣陪奉鑾輿誠為本願但身嬰疹疾不堪領兵帝許之

隋觀德王雄高祖族子也初改封安德王歲餘授懷州刺史尋拜京兆尹帝親征吐谷渾詔雄總管澆河道諸軍及還改封觀德王上表讓曰臣早逢興運預

班未屬有命有時藉風雲之會無才無德濫公卿之首蒙先皇不次之賞荷陛下非分之恩久紊台槐常慮盈滿豈可仍叨匪服重竊鴻名臣實面墻敢緣往例臣誠昧寵交懼身責昔劉賈封王豈備二階之任曹洪上將寧超五等之爵况臣衮章踰於帝子京尹亞於皇枝錫土列藩紐金開國於臣何以自處在物謂其乖分是以露款執愚斬恩固守伏願陛下曲留睿矧特鑒丹誠類觸宸嚴伏增流汗優詔不許唐宋王成器睿宗子也玄宗先天初進位太尉成器固辭太尉之命帝嘉其意許之制曰宋王成器温良



恭儉明允篤誠朕之元昆人之師表間者鼎席虛位  
台陛俟能堅守讓詞願移成命互聯華於補職更參  
議於論道可開府儀同三司開元十四年兼太常卿  
成罷又上言曰臣聞選賢任職量能授官苟非其才  
坐貽厥咎臣本遇劣累忝榮任叨居禮樂之司實乖  
河海之任吹庭鍾鼓克諧謝於昔人跡署威儀爲政  
慙於往哲僂俛從事于茲六年詩稱素餐於是乎在  
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繼業昭暢仁化清和乘暇  
奏薰風之琴追賞聚雲和之曲典章斯備雅亮攸歸  
遠美威英獨冠區宇臣幸膺國戚久亞台陛兼管寺

卿實黷朝憲惡盈之誡列在前經過寵之談復聞斯  
日願矜其庸昧授以良詔人無異言官無曠位伏使  
晨趨北闕奉漢幄之龍顏夕赴西園飛魏庭之華蓋  
則臣之願畢矣聖主之恩深矣不任悚望翹勤之至  
謹詣朝堂奉表陳讓以聞帝覽表重違其意手詔曰  
開府儀同三司兼太常卿寧王憲秉德夷遠體道淳  
深頃以茂親典司宗社禮經之文旣備鍾律之度已  
和成而不居謙以自牧固辭兼領情所重違宜遂雅  
懷俾停劇務

專政



夫竝建周親藩屏王室所以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詩曰太宗維翰又曰懷德維寧是以內有骨肉之親外有藩翼之衛強弱相制枝葉相持此周漢所以爲得也吳晉之後法制過差始以親親假其勢位終以驕蹇顛乎威福或本根之莫庇或干戈之日尋小者踰越法度大者傾敗邦政斯所謂寵之適所以禍之也得失之際可不鑒哉是以著其始終盛衰之變以存歷代之戒哉

魏曹爽太祖族子真之子也爲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雖拜不名丁謐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宣王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

吳孫峻大帝末爲侍中受輔政領武衛將軍旣誅諸葛恪遷吳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初群臣上奏共推峻爲太尉議滕胤爲司徒時有媚峻者以爲大統宜在公族若滕胤爲亞公聲名素重衆心所附不可貳也乃表以峻爲丞相又不置御史大夫士人皆失望矣

孫綝廢帝時自偏將軍代孫峻爲侍中武衛將軍領



中外諸軍事知朝政景帝時繇一門五侯皆典禁兵  
權傾人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

晉趙王倫既誅賈后遂爲使持節天都督中外諸軍  
事相國侍中一依宣文輔魏故事百官總已聽於倫  
齊王同既誅趙王倫因留輔政坐拜百官符勅臺府  
淫營尊驕不一朝覲此狂恣不肅之容也天下莫不  
高其功而慮其亡也同終弗改遂至夷滅  
成郡王穎爲太尉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假節加黃  
鉞錄尚書事鎮業及齊王同之敗頽懸執朝政事無  
巨細皆就鄴諮之

東安王繇既誅楊駿後專斷刑賞威震内外

會稽王道子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世子元顯  
時年十六爲侍中心惡王恭請道子討之乃拜元顯  
爲征虜將軍其先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于時王  
恭威鎮内外道子甚懼復引譙王尚之以爲腹心尚  
之說道子曰藩伯疆盛宰相權輕密宜樹置以自藩  
衛道子深以爲然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以  
備恭與尚之等日每謀議以伺四方之隙王恭知之  
復舉兵以討尚之爲名荊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  
庾楷廣州刺史桓玄並應之道子使人說楷曰本情



相與可謂斷金往年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寧可忘邪  
卿今棄舊交結新援忘王恭疇昔陵侮之耻乎若乃  
欲委體而臣之若恭得志以卿爲反覆之人心不相  
信何富貴可保禍敗亦旋及矣楷怒曰王恭昔赴山  
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即勒兵而至去年之事  
亦俟命而奮我事相王無相負者既不距恭反殺國  
寶白爾已來誰復敢攘袂於君之事乎庾楷實不能  
以白口助人屠滅當與天下同舉誅鉏姦臣何憂府  
不開爵不至乎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馬信反朝廷  
憂懼於是內外戒嚴元顥攘袂慷慨謂道子曰去年

不討王恭致有今後若夫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  
道子曰飲醇酒而委事於元顥元顥雖年少而聰明  
多涉志氣果銳以安危爲已任尚之爲之羽翼時相  
傳會者皆謂元顥有明帝神武之風於是以為征討  
都督假節統前將軍王絢左將軍謝琰及將軍桓之  
才毛泰高素等伐恭滅之旣而楊佺期桓玄殷仲堪  
等復至石頭元顥於竹里馳還京師遣丹陽尹王愷  
翻陽太守桓放之新蔡內史何嗣頌川太守溫詳新  
安太守孫泰等發泉邑士庶數萬人據石頭以拒之  
道子將出頓中堂忽有驚馬蹂籍軍中因而擾亂赴



江而死者甚衆仲堪既知王恭敗死狼狽西走與桓  
 玄屯于潯陽朝廷嚴兵相距內外騷然詔元顥甲仗  
 百人入殿尋加散騎嘗侍中書令又領軍持節都督  
 如故會道子有疾加以昏雜元顥知朝望去之謀奪  
 其權諷天子解道子楊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顥  
 自以少年頓居權重慮有譏議於是瑯琊王領司  
 徒元顥自爲楊州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知去職於  
 是大怒而無如之何廬江太守會稽張法順以刀筆  
 之材爲元顥謀主交結朋援多樹親黨自桓謙以下  
 諸貴遊皆歛衽請交元顥性苛刻生殺自己法順屢

諫不納又發東土諸郡免奴爲客者號曰樂屬移置  
 京師以充兵後東土蹶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既  
 而孫恩乘釁作亂加道子黃鉞元顥爲中軍以討之  
 又加元顥錄尚書事然道子爲長夜之飲政無大小  
 一委元顥道子爲東錄元顥爲西錄西府車騎填湊  
 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元顥無良師友正言弗聞諛  
 譽日至或以爲一時英傑或謂爲風流名士由是自  
 謂無敵天下故驕侈日增帝又以元顥有翼亮之功  
 加其所生母劉氏爲會稽王夫人金章紫綬會稽陽  
 覆浸道子以山陵幽辱上疏送章綬請歸藩不許及



太皇太后喪詔道子乘輿入殿元顥因諷禮官下議稱已德隆望重旣錄百揆內外群僚皆應盡敬於是公卿皆拜于時軍旅薦興國用虛竭自司徒已下日廩七升而元顥聚歛不已富過帝室及謝琰爲孫恩所害元顥求領徐州刺史加侍中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六州諸軍封其子彥璋爲東海王尋以星變元顥解錄復加尚書令會孫恩至京日元顥柵斷石頭率兵距戰頗不利道子無佗謀略唯日禱蔣侯廟爲厭勝之術旣而孫恩道子遁于北海桓玄復據上流致牋於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

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卒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非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之人然後可以信義相期求利之徒豈有所惜而更委信邪爾求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矣阿衡之重言何容易求福則立至於忤或致禍在朝君子豈有不懷但懼害及身耳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顥覽而大懼張法順謂之曰桓玄承藉門資素有豪氣旣并殷楊專有荆楚然桓氏世在西藩人或爲用而第下之所控引正三



吳耳孫恩爲亂東土塗地編戶饑饉公私不贍玄必乘此縱其奸兇竊用憂之元顥曰爲之柰河法順曰玄始據荊州人情未輯方就綏撫未遑佗計及其如此發兵誅之使劉牢之爲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桓玄之首必懸於麾下矣元顥以爲然遣法順至京口謀於牢之而牢之有疑色法順還說元顥曰牢之言色必二於我未若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顥不從道子尋拜侍中太傅置左右張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崇異之儀備盡盛典其驃騎將軍僚佐文武即配太傅府加元顥侍中驃騎大將軍關府征討大

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加黃鉞班劍二十人以伐桓玄竟以牢之爲前鋒法順又言元顥曰自舉大事未有威斷桓謙兄弟每爲上流耳目斬之以孤荆楚之望且事之濟不繼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不貳若不受命當逆爲其所元顥曰非牢之無以當桓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必動二三不可于時楊士饑虛運漕不繼玄斷江路商旅遂絕於是公私匱乏士卒唯給桴橡大軍將發玄從兄驃騎長史石生馳使告玄玄進次尋陽傳檄京師狀罪元顥俄而玄至西陽



帝戎服餞元顥于西池始登舟而玄至新亭元顥棄船退屯國子學堂明日列陣於宣陽門外元顥佐吏多散走或言已至大桁劉牢之遂降于玄元顥迴入宣陽門牢之參軍張暢之率衆逐之衆潰元顥奔入相府唯張法順隨之間計於道子道子對之泣玄遣大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顥送於新亭縛於船前而數之元顥答曰爲王誕張法順所誤于是送付廷尉并其六子皆害之玄又奏道子醜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郡使御史杜竹林防衛竟承玄旨酖殺之時年三十九帝三日哭於西堂

宋彭城王義康爲侍中都督南徐兗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南徐州刺史與揚州刺史王弘共輔朝政弘旣多疾且每事推謙自是內外衆務一斷之義康性好吏職銳意文案旣專揔朝權事決自已生殺天事以錄命斷之凡事陳奏無不可方伯已下竝委義康授用由是朝野輻湊勢傾天下

後魏元義江陽王繼之第二子靈太后臨朝以義妹夫累遷侍中領軍旣在門下兼總禁兵深爲靈太后所信委及清河王懌被殺與高陽王雍寺輔政嘗直禁中孝明呼爲媿夫自後專綜機要巨細決之威震



於內外百僚重跡  
 後周晉公宇文護文帝之兄子也為大冢宰武帝立  
 百官揔於護自文帝為丞相立左右十二軍揔屬相  
 府後皆受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不行護屯兵禁衛  
 盛於宮闕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